

汉语词类 划分手册

袁毓林 马辉 周韧 曹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汉语词类 划分手册

袁毓林 马辉 周韧 曹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类划分手册 / 袁毓林等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619-2547-8

I. 汉… II. 袁… III. 汉语—词类—研究—现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485 号

书 名: 汉语词类划分手册

责任编辑: 王亚莉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6.125

字 数: 870 千字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619-2547-8/H·09272

定 价: 60.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序

陆俭明

至今，我已为袁毓林的四本专著写过序文。现在，袁毓林又将他与人合写的新著书稿《汉语词类划分手册》摆在我的面前，并要我为之作序。我除了欣然应允之外，情不自禁地要再一次赞赏他的“耕耘之勤”。

对于袁毓林，学界知道得比较多的可能是他关于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他确实成就不小；其实，他还从事另一方面的研究工作，那就是面向计算机的汉语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与面向计算机的汉语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考虑，从而走出了自己的研究新路。《汉语词类划分手册》正是这种结合的成果。

我们通常说给词分类，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是给词归类。世界上没有两个事物是完全相同的，语言里的词也是这样。每个词有每个词的自身特点。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一个词就是一个类。一个语言里的词少说也有好几万，它是句子的建筑材料。不进一步分类，或者说不进一步归类，不便于句法研究。因此对于语言里的词，一方面要从“没有分类便没有科学”这样的高度来认真对待，做好词的归类或者说词的分类的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词的归类，或者说词的分类，有一定的相对性——到底分为8类好，还是分为11类或13类好，还是分为15类好？某个词该归到甲类还是乙类？这些都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这既要考虑所作的分类的系统性，又得看实际的需要——“如果所作的分类，能满足‘够用，好用’的要求，就行了”（詹卫东在一次讨论会上

的话)。话虽那么说，具体做起来还是会感到棘手，因为语言里难以归类或兼类的词常常会把我们搞得头昏脑胀，所以现代汉语里词的归类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结果。

任何学科领域，学术要发展，最重要的要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就词类来说，真要让大家对词类问题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而且在实际运用中能做到人人都能操作自若，也必须原有词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可喜的是，近 20 年来已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就是郭锐于 2002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专著和袁毓林自 1995 年发表《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一文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汉语词类问题的论文。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一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语法研究中的词类的本质问题，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更为深刻的看法：“词类从本质上说不是分布类，因而试图通过寻找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的分布特征来划分汉语词类的做法难以成功。词类从本质上说是词的语法意义的类型，我们把这种语法意义叫做表述功能。”（1.5.1, 28 页）因此，“词类实际就是以词的词汇层面的表述功能为内在依据进行的分类”（4.4, 92 页）。而袁毓林则依据认知心理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对汉语词类问题获得了新的重要认识：词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原型范畴，类与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晰，即各个范畴的边界并不是很明确的；因此，难以给每个词类清晰界定；而同一个词类及同一范畴中的各个成员，其地位也并不是那么平等。他们二位的研究成果，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词类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但他们二位关于汉语词类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都思索着在认识词类本质的基础上如何对词的归类能获得一个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量化方法。郭锐（2002）提出了一种新的操作程序和方

法，具体说提出了“语法功能的相容性 (compatibility)”的概念及相关规则 (6.2.2.1)，而且提出了计算词的语法功能相容度的计算公式和计算办法 (6.2.2.2~3)，从而通过计算语法功能之间的相容度的办法来揭示语法功能同词类之间的关系，以有助于判断一个词的词性。而袁毓林则从心理学文献中得到了启示和灵感，探索另一种量化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对于某些主观性、模糊性较大的心理倾向或精神现象，譬如某些老年人所患的老年痴呆症、某些青年人所患的抑郁症等，总希望能找到一种明确测量的物理指标而给以明确断定。最终他们设计并制定出了一种比较巧妙而且行之有效的量化办法，那就是“自评心理量表”。袁毓林从中受到启发，仿造心理量表，历时数年，设计研制了“现代汉语词类的隶属度量表”。每一类词建一个隶属度量表。每一类词的隶属度量表的设计构思都是，将跟该类词相关的一系列用法（即语法功能）做成带有刻度的标尺一样的测量表格（即量表），以便用来测量出某个词从属于该类词的隶属度有多大，最终衡量该词到底是不是从属于该词类。这样，就有望达到用一种相对可操作的、比较精确的方法，来给语言里的各个词加以归类的目的。袁毓林给词归类的基本思路虽然还是“根据词的一系列用法（语法功能）上的特点，来把一个个具体的词归入不同的类” (0.4)；但跟过去不同的是以原型理论作指导。因此，为使词的归类既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可计算性，很自然的，在建立“现代汉语词类的隶属度量表”的同时，须得设计建立“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类型的隶属度量表”。“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类型的隶属度量表”的构思与“现代汉语词类的隶属度量表”相类似。为检验所制定的这两个隶属度量表的可靠性、科学性，他和他的助手们还对 900 多个词类属性比较复杂的词语进行具体测试，并将测试过程与结果一一记录在案，汇集成一部小型的现代汉语词类模糊划分

词典，作为全书的第二编。这样，全书很自然地分为第一、第二两编——第一编是理论篇，第二编是 900 多个词语的归类隶属度量的实录篇。“现代汉语词类的隶属度量表”和“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类型的隶属度量表”的建立应该说是汉语词类划分上具有开创性的一项工作，这无疑使汉语词类划分研究大大跨进了一步。

测试量表的设计是门大学问，难度很大，往往不是一蹴而就。在我跟袁毓林的讨论中，袁毓林也觉得需要围绕下面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 (1) 怎样有效断定一个语法组合形式的合格性？
- (2) 怎样有效断定这个语法组合形式的语法结构类型？
- (3) 怎样有效断定这个语法组合形式中有关直接成分的语法功能？

我觉得，这既需要作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也需要广大读者帮着考虑，出谋献策，以便进一步提高这两个量表测试的效度与信度，使这两套量表逐步升级，不断完善，真正成为我们划分汉语词类好用的工具。是为序。

2009 年 2 月 15 日

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序

徐 枢

袁毓林教授等四位先生的书稿《汉语词类划分手册》即将出版了。我有幸在付印之前翻阅一遍，感到颇受教益，很想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的感想。

汉语的词类划分是个相当重要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界就开展过一场词类问题的大讨论。经历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广，发表文章之多，在几次语法讨论中是空前的。随后的几十年，还有一些专著和论文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可以说，一直到目前为止，汉语的词类划分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袁毓林教授等先生以此为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学术见地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也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为什么汉语的词类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呢？我想这或许与汉语的自身情况和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标准有关。大体说来，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它不同于俄语。俄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处于不同句法位置上要有不同的词形变化，因此在词类划分时就不大可能会出现难以区分的情况。英语虽然在形式上远不如俄语丰富，但它的词类和功能大体上是能够对应的，有些词甚至在外形上也有区别，比如：

develop (动) development (名)

beautiful (形) beautifully (副)

beautify (动) beauty (名)

sleep (动) sleepiness (名，睡意) sleepily (副，想睡地)

而汉语则不同。它的词缺乏外在的形式标志，在功能上也大都处于一对多的状态。因此，即使同样以功能（分布）作为划分标准的学者，也完全可能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汉语的许多词类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说一不二的，而是存在着大量的中间或交叉地带，由一类词到另一类词常常是渐变而不是顿变的。因此，想用一刀切的方式，或是采用一个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处理词类问题，恐怕是有困难的。有时似乎一个问题解决了，却又会引发出更多的、难以处理或解释的问题。

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手册》的几位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较好的划分汉语词类的方法。他们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认知心理学上有关原型范畴的理论，先确定各类词中典型成员的各种分布情况，再通过类比方式确定一些非典型成员的词类归属。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提出了隶属度这一重要概念。所谓隶属度，就是指某一个词从属于某一种词类的程度，并以打分的方式来确定其隶属度的大小。另一点是，在确定分值时，他们不是仅仅考虑某一个词的一两项或两三项分布特征，而是考虑这个词的一系列分布特征，并根据这些语法特征的重要性的在分值上有所体现。下面不妨举两个例子。比如“民用”，它属于动词还是区别词（有的书上叫属性词）？作者根据它的分布情况，指出它可以直接作定语修饰名词性成分（20分），可以组成“的”字结构作定语等（20分），不能受“不、很”等一切副词修饰（10分），不能作主语或宾语（10分），不能作状语和补语（10分）……。因此，作为区别词，“民用”的总积分为100分，隶属度为1，是典型的区别词。又如“抢先”，根据它的分布特征与分值，作者认为作为副词，它的积

分为 60 分，隶属度为 0.6，属于不太典型的副词。作为动词，它的积分为 70 分，隶属度为 0.7，属于不太典型的动词。两相比较，还是作为动词的隶属度稍高一些，因此归入动词，尽管它不够十分典型。

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办法不仅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而且得出的结论也有理有据，能够令人信服，至少也可以给人有益的启示。

对于理论研究，人们都希望尽可能用于实际，或对实际有所助益。《手册》在这方面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对汉语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对中文的信息处理等都能提供许多帮助。特别是对一些难用词的功能分析，如具体指出它能与某类词组合或不能与某类词组合，能进入某类句法结构或不能进入某类句法结构，是自由词还是黏着词，不仅对外国人学习汉语十分有用，就是对我们深入理解母语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除此而外，目前几乎大部分词典都为所收的词标注了词类，尽管做法和结论并不十分相同，但这个方向是可取的，正确的。《手册》为我们选取了 900 多个在标注上有一定难度的常用词，指出它们的词类归属或归属倾向。这样就有助于词典编者举一反三，推而广之，从而覆盖更多的乃至全部的词。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著作对今后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也有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我在这里还想提一下《手册》反映出的严谨学风。为了完成这部著作，袁毓林教授等人做了大量的、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先后历时十几年。除了构拟全书的框架设计，编写各种词类的隶属度量表以外，还需要反复斟酌选定词目，确定例句的合格性程度，并做了多次修改与调整，最后方始定稿。与此同时，袁教授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词类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既是与同行学者相互切磋，也可使《手册》从观点乃至表达更趋深化和完

善。我认为，这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在今天尤有大加提倡的必要。因为只有这种学风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否则尽管表面上炫目耀眼，到头来还是昙花一现，难以在科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

看了这部书稿之后，我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作者有无可能循着《手册》的思路与做法进一步探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其他问题。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实际上给我们开出了一个巨大的汉语语法问题清单。要想深化汉语语法研究，其中大部分问题恐怕都是无法回避的。吕先生在引言部分谈到，汉语由于缺少发达的形态，因而在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难以根据单一标准，而是常常要综合几个方面的标准。他还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提到了为词“打分”（如“零分”、“满分”、“六十分及格”等）。看来，吕先生的意见同本书作者在处理词类上的某些方法不无相通之处。如果依照这种带有弹性而非硬性规定的路子，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难题或许能够得出更为贴近语言事实的结论。

目前各家的语法体系不完全相同，在划分词类上也就自然有所不同。不仅分类标准不尽一致，而且词类数目，繁简程度，甚至名称上也颇有歧异。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也无法强求一致。从词典编纂角度看，它与研究工作又有所不同，它所标注的不是一部分词，而是全部的词。这就自然会涉及更多的问题，比如词和不成词语素之间的界限，词和词组的界限，古代成词而在现代不成词的单字条目标不标词类，甚至与词的释义方式、义项分合、例句选择等都有联系。总之，给词典标注词类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系统工程。我们希望，词典的编者在做好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词典的不同性质和读者对象，尽力做到理论上能站得住脚，在对同类性质的词的处理上能一以贯之，不出现

相互矛盾或不相协调的情况。

我和袁毓林教授已相识多年。大约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时候，他就访问过我，并和我共同探讨语法问题。之后，我又为他的一部获奖著作《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写过推荐意见。到了 21 世纪，我们还共同参加过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不久前，他约我为《汉语词类划分手册》撰写一篇序言。当我看到他在《后记》中所说“总之，我珍惜国家对我的支持，将继续刻苦研究，努力著述，来回馈社会”的时候，我不禁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欣然从命，写了上面这些想法。

2008 年 9 月

于南三环洋桥温泉居寓所

0. 前 言

本书主要介绍怎样根据词的一系列用法（语法功能）上的特点，来把一个个具体的词归入不同的**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之中。先简要地讨论词类是什么，为什么要划分词类，怎样来划分词类等原则性的问题；特别介绍了怎样根据一个词组（XY）的结构变换特点，来确定其**语法结构类型**（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从而断定其中的成分（X 或 Y）的**语法功能**，以便人们更方便地认识和考察一个词可能有的语法功能；然后，列出各种词类（大类和小类）的一整套量表，据此可以把现代汉语中的各个词划分到相应的词类之中；最后，用 901 个词类性质比较复杂的常用词为例子，具体说明怎样用这套词类的隶属度量表来给词分类，形成一部小型的现代汉语疑难词的词类隶属度和模糊划分辞典。

0.1 词类概念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汉语词类是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都绕不开的话题。比如，当我们要说明哪些词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哪些词可以作谓语时，虽然可以用列举的办法，说：

（1）“张三、熊猫、水滴、板凳……”可以作主语和宾语，

（2）“跑步、睡觉、蒸发、修理……”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

但是，这显然不是一种方便和经济的做法。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的方法是说：

(3) 名词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动词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

这就用到了名词、动词这种概括性的词类概念。再看以下的例子。下面两种表达形式的合格性是不一样的：（注意：词组或句子之前加星号 * 表示这个组合不合语法）

(4) 发生了战争 不打仗 一位青年 十分年轻

(5) *发生了打仗 *不战争 *一位年轻 *十分青年

显然，(4)是合格的组合，而相应的(5)是不合格的组合。为什么呢？要简单而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也不能不用到词类概念。比如，可以说：“打仗”是动词，不能作动词“发生”的宾语；“战争”和“青年”是名词，不能受副词“不”和“十分”修饰；“年轻”是形容词，不能受数量词“一位”修饰，等等。

可见，词类概念很重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名词、动词之类的词类概念，人们简直就没有办法谈论语法，也无法有效地学习和教授语言。

其实，词类概念在我们一般人的语文观念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从频繁出现于古今诗词中的对偶句，到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对联，可以看出词类概念对于文学创作与欣赏乃至日常的语文生活，都是息息相关和至关重要的。例如：

(6)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诗句）

(7)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句）

(8) 红桥梅市晓山横，白塔樊江春水生；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

（陆游《村居书喜》诗句）

(9)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绝句四首》之三）

(10)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拙政园苍云山居对联)

(11) 门可通天，仰观碧落星辰近；

路承绝顶，俯瞰翠微峦屿低。

(题南岳衡山南天门)

(12) 日丽风和桃李笑，珠联璧合凤凰飞。

(13) 一世良缘同地久，百年佳偶共天长。

(14) 大笔淋漓，茹古通今，生前一代雕龙手；

绛帐肃穆，滋兰树蕙，身后三千倚马材。

(北大中文系挽王力先生)

例(6)~(9)是诗歌中的对偶句，上下两联中的词语在词类上基本相同，在意义上相类、相近、相同或相对；从语言形式到意义内容都对应得十分工整，造成了诗句的整齐美。可见，我们的古人虽然不一定有自觉的词类观念，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拥有词语在用法上的区别及其聚类这种内在性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例(10)~(14)是对联，分别用于名胜景点和婚庆吊唁。显然，越是工整的对子，在词类的选择 and 对应方面越是严格。因此，作为一般的普通人，如果自觉地多掌握一点儿词类知识，那么一定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创作和欣赏对偶句及其实用性的文体——对联。

0.2 词类划分的复杂性

说起来，词类概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真正动起手来，想把汉语的词干干净净地划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十几种词类，又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词类是根据词的**用法**(即**语法功能**，又称为**分布**)而分出来的类，常用的语法功能是很混杂

的。比如：

- (1) 能否作主语和宾语、能否作谓语或谓语核心、能否受数量词修饰、能否受“不”和“十分”等副词修饰、能否后附“着、了、过”等助词、能否单独回答问题，等等。

理想的情况是把用法相同的词都归成一类，把用法不同的词分成不同的类。但是，一个词跟另一个词在这些用法上相同、在那些用法上又可能不同，真正用法完全一模一样的词是不多的。如果完全彻底地根据用法的异同来划分词类，那么就会分出几百、甚至上千种词类。显然，我们不希望设立太多的词类，因为分类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追求简单，想用具有概括性的十几种词类来代表成千上万个具体的词。于是，**应该分成多少种词类，以哪些用法作为分类的标准，把哪些词归成一类**，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成了一件颇费琢磨甚至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了。比如，如果采用下面这种标准来定义名词：

- (2) 凡是可以作主语和宾语的词都是名词。

那么，动词和形容词也要归入名词了。因为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例如：

- (3) 旅游太花钱 | 谦虚使人进步 | 喜欢跳舞 | 防止肥胖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并且，真正的名词也并不都是既能作主语又能作宾语的。例如：

- (4) 剧毒 | 来由 | 泡影 | 乐子 | 地步 | 国际

- (5) 年事 | 谈锋 | 爱憎 | 常言 | 现年 | 浑身

(4)(5) 这两组词，无论在一般人还是在语法学家的心目中都是名词。但是，前者不能作主语，后者不能作宾语。^[1] 我们总不能因为它们不能作主语或宾语而不承认它们是名词。再比如，如果采用下面这种标准来定义动词和形容词：

- (6) 只有可以带宾语的词才是动词。

(7) 只要能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的词都是形容词。

那么，就根本无法把动词和形容词分开。因为像“病、锈、游泳、咳嗽、地震、请假”等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而像“想、怕、关心、同意、喜欢、盼望”等心理动词也是可以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的。^[2]

可见，想用一句话来给某种词类下定义，或者用一两种用法（语法功能）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都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事情。

0.3 词类跟水果和蔬菜等范畴的相似性

上文的意思是：汉语的词虽然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的词类分别，但是又难以干净利索地把所有的词划分到有限的十几类或几十类中。这使得许多语法学家内疚和自责，觉得是自己无能，居然想不出一些巧妙的定义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想。因为这种分类和归类的困惑和窘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天天都有、比比皆是。比如，**水果**和**蔬菜**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要用到的分类（即范畴），但是让你正经八百地给**水果**和**蔬菜**下一个定义，并且以此为标准来给相关的事物进行分类；那么，你就会发现问题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以至于让你觉得左右为难、力不胜任。原来，像**水果**和**蔬菜**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范畴，是我们对周围相关事物的一种实用性分类。我们通过生活经验和向父母等前辈学习等途径，知道“苹果、梨、桃子、橘子、杏子、樱桃、枇杷、杨梅”等是**水果**，并且是**水果的典型成员**（即**原型**）；然后通过跟这些典型成员进行相似性类比，把“香蕉、菠萝、草莓、椰子、甘蔗、荸荠、橄榄、西红柿”等也归入**水果**这一范畴之中。同样，“油菜、菠菜、大白菜、茄子、豇豆、丝瓜、萝卜、土豆”等是**蔬菜**的典型成员，